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宗教功能性变迁

明世法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奥运会在兴衰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宗教始终发挥其功能特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普及, 宗教对奥运的影响亦发生了功能性的变迁, 即从古代奥运兴衰中的宗教支配性, 现代奥运复兴中的宗教融构性, 到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尽管宗教不再像古希腊时期对奥运发挥支配性的影响, 但宗教元素的参与和服务对当代奥运的可持续发展, 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关键词] 奥运; 宗教; 功能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 G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08) 01-0022-05

“每一个人类活动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位置”^{[1](p7)}。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发展史上, 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共同起着推动作用。奥运会也是人类建造世界的一种活动, 在它的兴衰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宗教始终发挥着其功能特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普及, 宗教对奥运的影响亦发生了功能性的变迁: 从古代奥运兴衰中的宗教支配性, 现代奥运复兴中的宗教融构性, 到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尽管宗教不再像古希腊时期对奥运发挥支配性的影响, 但宗教元素的参与和服务, 对当代奥运的可持续发展, 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古代奥运兴衰的宗教支配性

奥运会作为一种体育活动, 与宗教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关联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实际上, 古代奥运会的兴起背后有着宗教赋予的神圣性动因。因为古希腊人相信, 城邦或集体举行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就会得到神的庇佑; 个人参加奥运会并不断超越自我, 就是向神性的不断接近, 其中优胜者称为神的宠儿。通过上述宗教动力的作用机理, 宗教动因对古代奥运会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经过上千年的岁月沧桑和历史沉淀, 宗教对古代奥运会支配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广为传播

的古奥运会的宗教起源、为考古成果证实的古奥运会宗教祭祀性质、古代奥运会各环节仪式的宗教动因、宗教信仰的冲突影响着奥运会的兴衰等方面。

奥林匹克运动是由古希腊祭祀性的体育竞技赛会演变而来的, 这一祭祀性体育竞技赛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古希腊奥运会。古奥运会的起源不仅来自多种神话传说, 还来自游戏比赛说, 但影响大且广为传布的是神话传说。古希腊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传说在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住着众神之主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等, 这些神话传说常与世俗活动融在一起。由于信仰多神的缘故, 关于古代奥运会的宗教起源就有不同的神话传说。例如, 有的说, 宙斯为庆祝自己登上王位举行体育庆典活动, 由此而演化成古代奥运会, 这种说法影响最广; 有的说, 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献给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礼物; 有的说, 古代奥运起源于比萨国王与自己未来女婿的王位之争; 还有神话说, 公元前9世纪后期, 希腊战火烽起, 疫病流行, 农业歉收, 民众怨声载道, 伊利斯国王伊裴图斯寻求神的帮助, 得到阿波罗的神谕: 兴起奥林匹克赛会, 即可免除灾难, 国泰民安。伊裴图斯与其他国王达成协议, 停止战争, 并商议定期举办体育竞技会, 奥运会因此诞生。

[收稿日期] 2007-10-20

[作者简介] 明世法 (1972-), 男, 安徽省阜阳市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博士生。

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古代奥运会以各种方式来祭祀神灵，体育竞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项目涉及赛跑、拳击、摔跤、格技、武装赛跑、战车赛跑等。除了兼有宗教色彩和竞技性的古代奥运会，与之并列的还有皮西安、伊斯玛斯大林和尼米亚三大祭神竞技会。另外，还有专为妇女组织的赫拉竞技会。在这些竞赛中，人们通过肉体的拼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除了神话传说之外，考古发掘的成果也证实了古代奥运会的宗教性质。在当时用于竞赛的奥林匹亚运动场上，大大小小足足设有60多座祭坛，较典型的就有6座，它们依次是：祭祀宙斯和海神波塞冬的第一祭坛；祭祀天后赫拉与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第二祭坛；祭祀太阳神阿波罗与猎神阿尔忒弥斯的第三祭坛；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命运女神摩伊拉的第四祭坛；祭祀森林女神狄安娜和河神阿尔菲斯的第五祭坛；祭祀木星萨顿与星河仙女的第六祭坛。在赛会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宗教仪式。其中，以主神宙斯的祭祀最为隆重，它通常被安排在运动会的第二天，且以数量可观的百头公牛作为牺牲以献祭神坛。

古代奥运会的圣火仪式、颁奖仪式是古希腊宗教信仰的行为体现，它就像是一个产生某种力量的程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按照特定的规范行事。根据古希腊传说，大力神普罗米修斯为解救饥寒交迫的人类，瞒着宙斯到阿波罗太阳神处偷取火种带给人间，而火种到了人间后就再也收不回去。宙斯只好规定，在燃起圣火之前，必须向他祭祀。于是古代奥运会开幕前必须举行隆重的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3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联合城邦的告示，并宣布奥林匹克即将举行的日期。当火炬绕希腊半岛一周回到奥林匹亚村时，竞技赛会即在“圣火”中宣布开幕。火炬像一道严格的命令，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火炬到哪里，哪里的战火就熄灭了。因为古希腊人相信，在奥运会期间违背休战者，就是亵渎神灵、违背神祇的意志，必将受到惩罚，给城邦和个人带来莫大的灾难。为了确保祭祀盛会顺利举行，各城邦的统治者经过协商而约定：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激烈，在奥

运会前夕，交战双方都自动停止战事，实行“神圣休战”。

古代奥运会的授奖仪式庄严而隆重。授奖台设在宙斯像前，橄榄冠放在一个特制的三脚台上。授奖时，先由报导官宣布运动员的姓名、比赛成绩、所属的城邦及运动员父母的名字。然后由司仪把优胜者领到主持人面前，主持人起身，将橄榄冠从三脚台上取下来，给优胜者戴上。这时，观众唱歌、诵诗、奏乐、欢呼，并向运动员投掷鲜花。以橄榄枝作为古代奥运会的精神，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象征，寓意深刻，影响久远。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带到人间的，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此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最高荣誉。据说，用于编织桂冠的橄榄枝必须得由一个双亲健在的12岁儿童，用纯金刀子从神树上割下来，然后精心编制。奥运会上的违规行为就是对神的亵渎，因此要受到严惩。古代奥运会对于行贿受贿者更是严惩不贷，不仅要剥夺冠军的称号，还要罚重金以警世人。另外，古代奥运会领导者和组织者所组织的仲裁机构是由宙斯神殿中的专职祭祀和地方官员共同担任。他们在奥运会上享有极高的权力。其中，绝大多数执法严明，判罚公正。

古代奥林匹克的宗教仪式强化了古希腊人共同的信仰，增进了古希腊社会的整合力。对于宗教仪式的本质，涂尔干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膜拜仪轨，都不是无意义的活动或无效的姿态，作为一个事实，它们表面上的功能是强化信徒与神之间的依附关系。但既然神不过是对社会的形象表达，那么与此同时，实际上强化的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其社会的依附关系”^{[2] (125)}。古代奥运会没有间断地进行了1000多年，它是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盛会。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的维系，古代希腊奥运会的长期延续是不可想像的。借用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所说，“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进行秩序化的”^{[1] (P33)}人类活动。因此，古代奥运会可以理解为是用神圣化的方式推行和平、团结、公平等社会秩序的载体。神圣化秩序的支配性和整合性在人类社会早期是非常有效的。

古代奥林匹克孕育于古希腊宗教文化的沃土

之中，古代奥运会随着希腊宗教的确立而兴起，也随着古希腊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后来兴起的基督教的一神信仰的冲突而中断。公元 2 世纪后，基督教统治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欧洲，倡导禁欲主义，主张灵肉分开，反对体育运动，使欧洲处于一个黑暗时代，奥运会也随之衰落。公元 394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根据大主教布路瓦斯的建议，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后，狄奥多西借口奥运会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是异教徒的活动，是对基督教的不敬，下令终止了它的召开。在基督教文化的笼罩之下，不仅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销声匿迹，所有其他的竞技赛会，即使是普通的体能训练活动，也都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清剿。从此，延续了上千年的古代奥运会便中断了整整 15 个世纪！

不言而喻，宗教既可以成为古代奥运会兴起的支配性动因，也可以成为古代奥运会发展的文化桎梏。当然，“打破这一桎梏，不仅要依靠体育自身的动力，而且要靠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动力。这一动力，先是来自文艺复兴运动，后是来自宗教改革运动”^[3]。

二、现代奥运复兴的宗教融构性

古代奥运兴起的背后有古希腊宗教信仰的动因；古奥运的衰落背后有早期基督教的束缚。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摄地位严重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断了千年之久的奥运会要想复兴，不仅需要开掘体育自身的动力，而且要开启尘封的文化之锁，尤其是需要宗教精神的融构，即革除钳制奥运复兴的宗教桎梏，开掘宗教对于复兴奥运的积极教义，实现宗教与体育的互动和融合。

中世纪期间，虽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抑制了奥运的复兴，但基督教自身的革新行动，逐渐为奥运的复兴打开了文化之锁。其实，早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神父们已经意识到，那些具有健壮身体和军事技能的骑士是教会抵抗穆斯林军队的宝贵力量。后来，罗马天主教默许其教徒们，宗教节假日里可以进行竞技运动和游戏。到了 16 世纪，新教的改革者马丁·路德认识到竞技运动对于社会改造的意义和对于树立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呼吁用体育活动来替代酗酒和赌博等不良

行为。路德认为：“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上帝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完成在尘世的义务，天职与尽世俗义务是一致的；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4] (P151-154)} 宗教改革家们在对基督教进行改革时，目的并不是为了复兴中断已久的奥运会，然而，宗教改革的巨大成果确实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开辟了道路。在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16 世纪就开始有人试图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直至 1894 年，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倡导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才真正得以复兴，并于 1896 年在希腊雅典召开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古代奥运会的翻版，它继承了古代奥运会的某些传统和思想精髓，并逐步突破古代奥运会狭隘的民族性，日益走向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之初，顾拜旦扬弃了古代奥运的宗教祭祀活动，发挥宗教（基督教）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融构性，并赋予了宗教体育以新的内涵。他经常提到体育的宗教思想，把宗教看作体育的主要共性之一，强调体育与宗教、文化、教育的融合。奥林匹克运动尝试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和谐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升华成为一种人生哲学。正如顾拜旦所说，“奥林匹克主义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种心灵的态度”。顾拜旦曾努力通过授予“宗教运动员”称号的方式，通过奥林匹克仪式恢复奥运会的宗教色彩，使运动员和观众进入宗教体育的庄严而神圣的氛围。

谈及奥林匹克精神，1935 年顾拜旦在柏林电台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点是贯穿其中的宗教精神。古代运动员像雕塑家塑像那样，通过锻炼塑造着自己的躯体。他们以此向上帝致敬。同样，现代运动员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祖国、民族以及国旗赢得荣誉。”“宗教体育的思想不仅包括国际主义和民主这两个所有文明国家建立新型人类社会的基础，同时还包括科学。科学的发展，不断地为人类提供增强体魄、修身养性的新方法；提供摆脱以个性解放为由而产生的使人堕落的扭曲的感情的新方法。”实际上，顾拜旦指出了现代奥运与古代奥运的差别，他并非要把奥

林匹克运动会办成完全是宗教所支配的赛会，而是把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新的内容，即民族和科学。虽然顾拜旦多次提到宗教体育，这并不意味着体育就是宗教，而是要求体育有一种宗教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理解为献身、纯洁、向上、无私并有志于拯救社会等高尚情操。人们在每届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都能听到的《奥林匹克圣歌》，就是宗教精神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巧妙融构。

现代奥林匹克的普及和推广，也是宗教与体育积极互动的结果。例如，1910年起，中国开始举办全运会，起初主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领导，后来转归自己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管理。全运会上设立的大多数项目是当时的奥运会项目，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向奥运会靠拢。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作为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正式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宗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虽然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活领域，却可以互利的方式结合起来。从客观意义上看，宗教与体育的结合对现代奥林匹克的传播、组织、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

现代奥运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进而建立和平和更加美好的社会。但当代奥林匹克文明的异化现象有悖于人们苦苦追求的理想和人们所寄托的愿望，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兴奋剂、假球黑哨、过度商业化、运动员伤病……这只是当代奥运（指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将商业化机制引入奥运会以后）危机的表层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奥林匹克信仰危机。

奥林匹克面临的信仰危机，虽然有奥运会职业化、商业化等诸多原因，但也和奥林匹克运动与宗教精神的渐去渐远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奥林匹克与宗教的分离，奥林匹克神圣色彩的褪去，随之而来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进一步商业化和功利化，奥林匹克主义与宗教精神的融构性大大降低。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伦敦奥运会举行的宗教仪式

上，提出“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这一奥林匹克名言，在当代不少人心中早已被金牌至上所取代。

随着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普及，当代宗教如何与其相适应，成为宗教界难以回避的问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就引起了宗教人士极大的关注，据当年8月6日《足球·劲体育》特约记者昱伽报道：“84岁的教皇保罗二世在（雅典）奥运会临近的时刻也不忘把体育和宗教撮合在一起，宣布在教廷里设立体育部，并修建球场。此举旨在，‘让体育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个精神传递到世界上所有教徒的心中，选择在奥运会的时候成立体育部，就是为了证明体育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大主教凯文表示，‘目前体育界充斥着兴奋剂和暴力，教皇希望宗教的介入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体育环境’。教皇保罗二世在体育部成立后发布了第一条有关体育的教令：宗教和体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体育文化的精髓是追求和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希望所有的教徒都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天主教教廷以弘扬与宗教精神相契合的体育文化为手段，似乎为当代宗教积极改善奥运环境找到了新的路径。

笔者认为，从宗教方面来看，实现当代宗教与体育的融合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宗教服务奥运，这才是当代宗教和奥运融合的契合点，这实际上是宗教界正在实践的方向。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宗教神职人员首次常驻奥运村，为运动员选手进行宗教服务。宗教神职人员通过环境布置、心理暗示等帮助运动员克服临战前夕的紧张情绪；有的神职人员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运动员心结，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被许多运动员称为“心理按摩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服务奥林匹克运动。如，中国天主教提出了“五型教会”的思想，即在完善“圣事型”教会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服务型”教会、“道德型”教会、“文化型”教会和“民间外交型”教会，挖掘和发挥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北京天主教会热情为体育活动提供灵性服务，先后为参加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提供宗教服

务。北京天主教会的神长教友参与和服务申奥活动，赢得国际友人的美好赞誉，为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做了许多铺垫工作。在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过程中，傅铁山主教曾几次致信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表达中国天主教徒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和对于北京申奥成功的热切期望。2000 年 12 月，北京教区举行“支持北京申奥求恩祈祷”和千人签名活动，傅铁山主教亲自主持了求恩大礼弥撒，亲自在支持北京申奥的大横幅上签名。他和神父们、修生们、修女们和教友们聚集在圣堂里，向天主表达了北京及所有中国教徒支持申奥的立场，助佑北京申奥成功。北京天主教会的神长教友参与了一系列的申奥活动，比如举办奥运英语辅导班，培训社会各界人才，开展为民服务日活动。2007 年，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与香港的一些宗教组织合作开展了“北京植树朝圣之旅”，支持北京开展“绿色奥运”的工作。

宗教之于奥林匹克，在功能特性上经历了支配性、融构性和服务性的变迁，宗教从古代的功

能上的整体统摄地位，到逐步个体化，甚至碎片化地融入到当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尽管当代的宗教功能不像古代那样对奥运会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但宗教元素的神圣性气质、服务奥运的角色定位，对于奥运的仪式、奥运的全过程以及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奥林匹克运动环境改善，关键是要依靠体育文化自身的主动建构和完善，正如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所说，“多文化性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财富和力量所在”^[5]。毫无疑问，奥林匹克运动吸纳多元文化，不应排斥将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优秀文化为其所用。如中国道教的和谐文化、道教神话、道教性命双修的体育哲理、道教武术、道教音乐等，对于丰富和拓展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奥运文化、丰富奥运仪式、充实奥林匹克教育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不仅是道教，其他宗教，包括各少数民族宗教，都蕴涵着丰富的奥运智慧和文化遗产，这也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人文基础。

注释：

- [1] (美) 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法) E. 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3] 陈炎, 赵玉.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动因——“人文

奥运”探索之一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7 (3).

- [4] 谭华. 体育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5] 何振梁. 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价值与多元文化 [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 (2).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Relig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MING Shi-f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the function of religion changes from the domination in the old times, the merge in the modern to the service at the present. Religion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Keywords: Olympic Games; religion; functional change

(责任编辑: 窦 坤)